64条永不拓宽的小马路

巷弄迷宫：上海的另一种魅力与潜力

观察当下上海城市空间运营，有学者指明：“城市提供给我们情绪价值。”打动人心的城区，往往在空间模式上就能调动起情绪。在众多空间模式中，“迷宫”是一种古老而迷人的原型。例如新天地所处的永不拓宽小马路路网，及其内部延伸的巷弄，构成了一种层次丰富的迷宫，在过去20年间不断萌生出新的城市活力。

这可能是上海在城市更新中最值得被重新发现的空间模式魅力。

小马路“展场”的迷宫魅力

上海的诸多特色元素在小马路上展出：武康路的锐角大楼、新华路的花园洋房、愚园路的潮流商铺等等。这些布景固然出彩，但行人在街道中移动时所领略到的魅力，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某一处布景，而是连片的小马路所形成的迷宫式空间脉络。

这正是“永不拓宽的小马路”的一个隐藏价值。21世纪初，上海在全国率先确定风貌保护道路，并承诺其中64条作为一类保护道路永不拓宽。20年后回看，这项政策的另一个重大成效，是在上海中心城区保留了连片小马路街区的迷宫式空间模式。如果没有大规模连片地保留，残存的小马路与相邻道路之间的空间关系就会改变，一个个的迷宫节点就会被抹去，则整体的迷宫模式体验难以为继。

“永不拓宽”的道路已成为热门的展场，同时吸引着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前来观展。一条条看似普通的小马路，连续不断被转折、分叉、遮挡、洄游，组合成了一大片适合反复探寻的迷宫。

小马路里的毛细巷弄

如果说连片的小马路正在成为上海城市空间的“情绪脉络”，那么密布其间的小巷弄堂就是“毛细血管”。这些巷弄的尺度更小，有些甚至不到两米宽，也更曲折，更驳杂，两侧是拼贴的墙面、挂晒的衣物、探出院顶的枝梢。游走其间，令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受：明明身处一座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，却仿佛进入了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镇。

对上海老城厢的研究揭示了这种空间模式的精妙之处，即巷弄系统具有多层级的绵密性：从城市街道到主弄，从主弄到支弄，从支弄到天井，层层递进，构成了“城市—准城市—邻里—私人”的过渡关系。

这种绵密细窄巷弄体系的空间模式价值，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值得被重新评估。

过去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，思路往往是“把空间做大”——大广场、大公园、大商业体，既能获得效率上的规模效应，又有政绩上的显示度。但大尺度的公共空间并不周全：强于宏大叙事，却弱于亲和个体。连片的小巷恰恰相反：它不是让人聚集的容器，而是让人徜徉的脉络。人们不是在某个范围停留，而是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隐蔽的通道，以及随之纷纷而来的场景，比如一处藏在支弄深处的店招，一面爬满藤蔓的矮墙，一个转角处突然出现的晾衣竹竿阵列，以及一幅幅似曾相识的过往，由此获得并累积“情绪积分”。这些体验是碎片化的、私人化的，但正是这种碎片化和私人化，赋予了小巷脉络独具的趣味性。



上海武康路。 来源：“上海徐汇”微信公众号

小巷脉络还在空间容量上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。一条主弄可以串联多条支弄，每条支弄又连接若干组团。这意味着同样一条小马路，在沿街的店铺和行人之外，还可以在其巷弄脉络中进一步容纳人流。且在巷弄脉络的公共空间中，存在着近乎无限的个性化体验路线，这是对传统商业街和广场的补充。它们能够可持续地为私域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展陈内容：一扇门后可能是一家工作室，一个天井里可能有一场小型展览，一段矮墙可能成为社区艺术的展场。巷弄不是公共空间的剩余，而是公共空间向生活深处延伸的触媒。

让迷宫更迷人

认识到连片小巷空间模式的价值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它变得“可体验”“可运营”。这需要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做出调整。

首先，亲身行走是认识小巷的第一方式。关于小巷的很多讨论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中，但迷宫的本质在于身体经验。一条巷弄的宽度是否宜人、转角处的视线关系是否有情节感、行进画面是否有戏剧性，这些问题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清楚的。

武夷路的“城市针灸”式更新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：规划团队对以武夷路为核心的几十公顷范围进行整体研究，但更新方案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对每一条弄堂的实地踏勘。原本年久失修的平房被改造成公共会客厅，原本单调的弄堂被丰富，植入了供行人驻足的口袋公园——这些操作都是在行走和观察中“发现”的，而不是在图纸上“设计”出来的。

第二，理解空间模式如何调动情绪。迷宫之所以能调动情绪，核心机制在于“预期与意外之间的张力”。人走在一条笔直的、一眼望到底的路上，情绪是平稳的、低唤醒的；但走在一条弯折的、视线不断被遮挡又不断被释放的巷弄中，情绪会经历持续的“微波动”——某个转角后可能是一家有趣的店，也可能是一堵墙；某条支弄可能通向一条热闹的马路，也可能是一个安静的天井。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不制造焦虑，因为它发生在安全的、有退路的城市环境中，但它足以让人保持注意力，产生好奇，愿意继续走下去。

永源路的更新在实践中验证了这一机制：原来的商业体围墙被拆除后，零散建筑之间的缝隙形成了多条步行动线，原本被包裹的楼梯裸露在外变成了户外路线，后厨通道被释放为露天后街。这些改造并没有刻意设计迷宫，但它们恢复了空间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，让行人在其中获得了持续遐想的探索感。

第三，推动小巷脉络的贯通，减少断头路。小巷脉络的情绪升温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连通，并且越大范围的贯通，能提供越丰富的路线库。研究者曾指出上海老城厢的传统巷弄体系的一大缺点——断头路多，其他历史街区也普遍存在同样的情况。这在历史上可能是因为产权分割和建造时序造成的，当下的城市更新，为打通这些断头路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
第四，把“游径”开发成有衍生力的新质资产。在提升巷弄脉络贯通性的同时，需要将其转化为可以被商业化运营的“游径”。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思路：一种是工具式的导览地图，另一种是艺术化的漫步线路。前者已有成熟的导航软件商业模式，后者仍是发展潜力巨大的蓝海。

上海对城市更新的认识，已经走过了“拆旧建新”的阶段，也已不拘泥于“修旧如旧”的方式，而正在进入一层更微妙的思辨：即使在未有商业设施或景点，也未进行空间建设的情况下，还能否挖掘出潜在的商业活动，激发出潜在的新质生产力模式？

迷宫启示我们，城市更新不只是把空间变新，更是把空间变得可被体验、可被探索、可被反复爱上，并能创造新质资产。这或许才是城市更新中“善于运营空间”的真正含义：不是把空间锻造成工具，而是把空间运营成常见常新的场所。

据《文汇报》报道